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三回 第九節

黃三太等大家上前，將賊人剝得骨肉翻飛，一霎時刻成肉泥一般。此時眾人將西南的八仙桌都移開了，大眾說道：「將這伙老嘍卒也剝了吧。」三十多老嘍卒跪倒地下磕頭，如同雞啄碎米似的。勝爺動了惻隱之心，叫道：「大眾不許傷老嘍卒，叫他們逃命去吧。」三十多老嘍卒抱頭鼠竄，如同喪家之犬。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大眾殺進山口，跟閔士瓊要珍珠國寶萬壽燈。」聾啞仙師阻攔道：「未進山寨先有藥酒一計，山內必更有奸謀。咱們大眾暫且回鏢局子，與他下書改日再會，我們也可以看看他的動作。」賈七爺、屠大爺等俱道：「此計為上。」勝爺被眾英雄所勸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眾英雄八十四位遂回鏢局子。

此時太陽平西，眾人漱口喝茶擺酒吃飯，酒至三杯，大家商議，明天下帖，哪位可去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貧道不敢派人，恐出差錯，勝施主可以問何人願去。」勝爺酒至五杯，抱腕當胸對大眾說道：「哪一位明日蕭金台下帖，另定日期赴會？哪位辛苦一趟？」當時不下二百餘位，俱各默默無言，連問兩次，無人答言。勝爺面帶難色，說道：「下名帖傳書，我本人實不能自去。」話言未了，閃出一位剛直的男兒三太道：「老師不必為難，弟子三太願往下書。」聾啞仙師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去不得，你不稱其職。」三太聞聽，臉上一陣紅潮，叫道：「師伯！我怎麼去不得？莫非說小姪男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麼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事秉性剛愎者不成。你乃世代簪纓，少爺脾氣，此事非性烈者所能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山大王難道見人就殺嗎？」聾啞仙師道：「作此事，得有勇有謀，能柔能剛。你性如火，焉能稱職？三太你不要多言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再向下問。」勝爺又向下問道：「哪位去蕭金台下書，替我勝英為力？」話言未了，閃出一位少俠客蕭銀龍來，叫道：「三大爺，愚小姪願往！」勝爺問諸葛道爺：「蕭銀龍可去嗎？」老道用袍袖一遮臉面，用手暗指蕭三俠。勝爺會意，問道：「蕭三弟，令郎願往可乎？」蕭三爺一笑說道：「老夫只此一子，猶如掌上明珠，千頃地一棵苗，要說我捨不的，桌面上我說不出來。他既願去，就叫他去吧。」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我去有三可，黃三太有三不可。黃三太性暴一不可也；不能言二不可也，能為武技不成三不可也。我若去，第一為的是萬壽燈；二則為勝三大爺；三則我見了閔老寨主，我不能強橫，我還不能軟弱，給眾位老英雄丟臉。話是開心的鑰匙，再者說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我在蓮花湖三天三夜，尚能未死，何況這一點小事呢？作事要是恐懼畏縮，怎能稱為俠客義士？我意已決，明天早晨，我夠奔蕭金台下書。勝三大爺你就寫信吧，將珍珠燈之事交代清楚，信後面留點地方，寫上我的名姓，塞北觀音蕭銀龍，書呈閔老寨主，好叫他們知道我的姓名。今天用毒藥酒灌死老嘍卒，拿趙仁是我將他紮死的，我叫眾兄長將趙仁亂刀分屍，放走的嘍卒，必與閔士瓊學說，老匹夫必然懷恨於我，他若見了我必然分外眼紅。到了那時，小姪男見機行事，絕不能墜入他的圈套中，我能安然回歸鏢局子。未思進，先思退，我若在蕭金台受了害，為皇上的寶燈，為三大爺的官司，也算千古留芳，死重於泰山。」當時差役取來文房四寶，勝爺與聾啞仙師相商，書目以上寫閔老寨主台覽，封好了之後，次日蕭金台下帖。吃完晚飯，少俠客早早安歇。

次日早晨，六月廿七，少爺梳洗喝茶吃點心，打開包裹，取出一身新衣服穿好，桃花臉滿面紅光。勝爺與大眾正在大廳吃茶，少爺來到大廳，與勝爺要名帖與書信，少爺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護書，將書信夾好，帶在腰間，叫道：「眾位叔父伯父！」又叫道：「父親，孩兒下帖去了！」勝英、孟鏗、蕭杰等，俱都以袍袖遮面，不忍視看，惟有勝爺叫道：「賢姪，你可保重些！」銀龍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明天我若不回來，與三大爺就難以相見了。」語畢，笑嘻嘻出了鏢局子大門而去。黃三太叫道：「兄弟，我本願去下書信，怎奈長者不叫去，奈何奈何！兄弟你才一十四歲，愚兄放心不下。」語至此，三太眼淚圍眼圈直轉。銀龍說道：「哥哥不必放心不下，小弟此去，安如泰山。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你我兄弟乃是俠客的子弟。兄長豈聞宋朝有一位岳元帥，忠君愛民，領兵徵討，與金兀術兩陣對圓，金兀術帶精兵二百餘萬，兵強勢大。外有強敵，內有奸臣，宋朝中的秦丞相，懸秤鬻官，非親不取，非財不用，當時有一位新科狀元張九成，無有金銀打點秦丞相，秦檜奏明聖天子，說徽、欽二帝被擄於金邦黃龍府，風傳在金邦坐井觀天，非有膽識過人之輩，不能到金邦請安問候，新科狀元張九成可稱其職。秦檜因為新科狀元不肯打點金銀以肥己，故說新狀元可稱其職，為的是送了新科狀元之命。秦檜將本奏上，宋天子不明真相，遂遣張九成夠奔黃龍府問安，張九成先過岳營，岳元帥接待欽差張九成，岳元帥問道：『欽差大人有何公幹？』欽差說道：『我奉旨到番邦黃龍府請問徽、欽二帝之安。』岳元帥說道：『這必是秦丞相之謀，皆因欽差無錢打點秦丞相。』欽差說道：『大帥不知，我乃一介寒儒，焉有餘資孝敬秦丞相？』岳爺問道：『欽差帶了多少隨從來？』欽差張九成答道：『二百餘人。我打算將隨從寄在元帥營中，我單人獨馬自闖番營。』岳爺說道：『欽差大人此去凶多吉少。』欽差說道：『君叫臣死，臣不死，則為不忠。』岳元帥歎道：『真忠臣也。』岳爺又言道：『帳前眾位將軍，哪一位保護欽差大人穿番營而過？』帳下一人厲聲曰：『末將願往！』岳爺舉目觀看，乃是勇將湯懷。岳元帥問道：『將軍帶多少人馬？』湯懷答道：『末將一人一騎，隨定欽差，我要闖番營。』二位來到金營，有八大路酋長、都督、太保，報與四殿下金兀術。金兀術問明來歷，親自出營觀看，果然是一文一武，問明情由，兀術暗中說道：『一文一武要穿營而過，真是好樣的。』兀術遂傳令：放二位一文一武穿營而過，如有放冷箭暗算者，必要軍法從事。二百萬大隊列於兩邊，一文一武穿營而過，湯懷將欽差送過了金營，有番兵番將接待欽差，湯懷撥馬而歸，金兀術暗傳號令，二百萬大隊要捉活湯懷，不要死湯懷，誰要將湯懷捉住，封他大大一個官爵。湯懷單人獨馬殺了一天一夜。列位，兵到十萬，無邊無沿，兵到二十萬，扯地連天。二百來萬大兵，如何殺得出去？湯懷只殺得力盡聲嘶，在馬上謝過了宋天子之恩，岳元帥保舉之德，遂亮佩劍自刎在二百萬大隊之中，宋元明五七百年後仍留美名。眾位兄長，小弟不能比先烈，咱也是俠義之後，豈能自暴自棄？我若死在蕭金台，美名亦可傳千載；小弟若命不當絕，再與眾位兄長聚會一處。眾位兄長請回吧。」語畢，小豪傑轉身形夠奔蕭金台去了，蕭銀龍頭也不回，黃三太唉聲歎氣。

少俠客由已分時到了蕭金台山口，一進山口，呼嘯一響，三五十名嘍卒，每人一口雙手帶一橫，擋住去路：「你這學生好大膽子，敢向山內亂闖？」美英雄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哪位是報事的頭目？」把山口的嘍卒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個孩子，長得真好看哪。」遂有一個嘍卒叫道：「頭目，外面有人找！」

只見由削刀手後面過來一名報事的嘍卒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嘍卒說道：「有一幼童來找您。」老頭目說道：「大家不要取笑。」遂問道：「這位小小爺進山何事？」小小爺掏出護書說道：「現有一名帖，請您轉呈老寨主，並有書信一封，必須當面呈遞。」老嘍卒接帖一看，原來是勝三爺的名帖，上書「勝英字子川。」老嘍卒問道：「小小爺貴姓？」銀龍答道：「在下姓蕭。」老嘍卒遂叫：「眾位兄弟們陪著少爺，我到裡面遞名帖去。」老嘍卒拿著名帖，來到聚義廳，單腿打千，口中說道：「報老寨主爺，外面來了一位下帖的，是一個小孩，先遞名帖，要緊書信面呈本人。」老寨主接帖一看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咱下帖請他，他又下帖不知何事？」語至此，遂叫德俊帶領頭目迎請下書之人。這一迎請真是神仙接神仙，玉面小如來，迎接塞北觀音。報事的嘍卒帶路，來到山口，報事的嘍卒用手點指銀龍說道：「這就是下帖之人。」閔德俊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勝英，你這不是藐視我們山中無人吧？十三省鏢局子什麼人沒有，為何單派一個小孩來呢？」閔老爺又一轉念：「他既然敢來下書，必有點來歷。」銀龍抬頭一看，不問可知，曾聽黃三哥提過，此人必是在北京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的閔二少爺，越獄救秦尤就是此人，此人藝業甚高，年齡較比我大三四歲。銀龍正在思索，老嘍卒給二位介紹，問道：「少爺台甫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姓蕭名銀龍。」老嘍卒又指德俊說道：「二位見見吧。」銀龍問道：「寨主貴姓？」閔德俊答道：「在下姓閔名叫德俊。在下年輕，禮貌不週，少鏢頭多要原諒。」銀龍答道：「豈敢豈敢。在下不明貴寨的規矩，還祈多加指導。」

德俊一聽，銀龍雖然年幼，言談不俗，遂答道：「哪裡話來？貴步踏賤地，多蒙抬愛我們父子。鏢頭這一來，蕭金台枯草生

輝，增光不少。少鏢頭請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寨主請。」二位並肩慢慢向前行走，他二人說著話，真是對答如流，如賓如友，各自暗中敬重。蕭銀龍走著道兒，杏子眼亂轉，只見頭道山口是削刀手，二道山口長箭手，一排排一行行，全都站立兩邊。

三道寨門攔鉤手，有四五十人，抱定攔鉤，俱都核桃粗的桿子，帶鋼鉤，赤袍血點紅。進了寨門，來到聚義廳的東跨院角門外，蕭銀龍止住腳步。二少寨主暗中佩服，口中說道：「嘍卒們，你們大家陪著鏢頭，請少鏢頭略待片刻，我到裡面回稟。」蕭銀龍連聲答應，杏子眼向裡偷看，聚義廳高搭天棚一座，天棚過房一尺有餘，銅鐵網罩著四週，銅鐵絲都有黃豆粒粗細，窟窿有鴨卵大小，東敞廳外，牆上俱釘的是茶碗大曲鋼環子，網在鋼環子上掛著，想要出入，非從東西角門不可，聚義廳好似天羅地網一般。二寨主到聚義廳內，回稟老寨主道：「孩兒已將十三省總鏢局的少鏢頭接到。」若是嘍卒們報事，可得單腿打千，因為他是少寨主，故此鞠躬報事。只聽上面說道：「來者必是一位說客。」吩咐一聲：「有請下帖之人。」少寨主遂翻身出來對銀龍說道：「少鏢頭，我家老寨主有請。」少爺抖了抖英雄髦，大搖大擺，走到聚義廳，銀龍眼珠一轉，一看正北居中，五間大廳，明五暗七，老寨主閃土瓊當中正座；西廊下蕭金台、蕭玉台、蕭鳳台，三台的寨主；後邊是三山五嶽，黑白兩道，水旱兩面，有一百五六十位，俱各威風凜凜；東廊下蓮花湖、黑水湖、澎湖、巢湖，綠林道群雄百十餘位。東廊外有三五張桌，銀龍一看，不由得一怔，這一撥人是台灣省的，皆因銀龍是台灣省生人，故此認識。有二千歲石朗，有三千歲金錘無敵將曹士彪，帶領著有招賢館、會賢庭的一千英雄，俱都是武學出眾，惟有這一撥人物，不屑大清國管轄的，就是勝爺見著，也得以禮相待，俱都是聞名的朋友。又看老寨主桌前有兩張金交椅，左有鎮八方林士佩，右有大少寨主挾山太保閔德潤，二人更是威風，裡面兵刃架子上，戳著六十二斤半重的狼牙鑽。聚義廳下站立二十八隊削刀手，各抱樸刀，雄赳起氣昂昂。聚義廳的地方，足有大戲園子的大小，內中台灣省的二千歲石朗，乃是奉張奇善之命前來，石朗上知天文，下達地理，中曉人和，真有觀天下在掌中之才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乃是台灣省第一的人物。雖然前來赴會，石朗暗暗囑咐台灣之人：「咱台灣的人是坐山看虎鬥的宗旨，可別逞能幫拳，咱看一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。」閒話不提，且說削刀手喊道：「來者跪下！跪下！上邊是老寨主爺，老寨主一怒，將你亂刃分屍！」削刀手喊著，銀龍佯作未聞，削刀手說道：「傻啦？怎麼不知道跪下呢？」此時老寨主站起身形觀看，細打量塞北觀音蕭銀龍，頭上五色絨線網子繡頭，裡邊黑漆漆的發髻，梳著兩個小抓髻，荷花色絨繩，打著蝴蝶牌子，下面五色絲線垂短燈籠穗，兩道細彎眉，一雙杏子眼，含著兩汪水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瓜子臉元寶耳，長得是女相，年紀也就在十三四歲，身披粉蓮色大氅，內襯荷花色短靠，十字絆英雄帶，下邊荷花色底衣，福字履鑲緞的鞋，白綾子襪子，面上滿繡花活，半遮蜂金絲繞銀絲的活翅膀，一走活翅膀一顫，儼然襪面上落著一個花蝴蝶，要說是陳塘關的哪吒沒登風火輪。

老寨主看畢，心中忖度：勝英為何單打發一個小孩前來下書呢？

遂問道：「你這下帖的有書信轉達麼？」銀龍略一抱拳道：「老寨主，下書人拜見。」遂一伸手取出綠皮子護書，打開護書取出書信，遞與二少寨主，二少寨主轉遞與閔土瓊。只見書皮上寫面呈閔土瓊老寨主啟，後面年、月、日，老寨主打開書皮，取出信箋，上寫：「字呈於蕭金台老寨主台覽，小弟不才勝英頓首百拜：皆因二十六日，多承美意，下帖來請，勝英六月二十六日應約而至，未進寶山，山口外彩棚之中，有藥酒一計，被吾等識破，寨主雖有毒計千條，我命由天，豈能奈我何？我們大家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回，非是我等言而無信。故今遣人送信與老寨主，另改日期赴會。今日二十七日，明天二十八日，我等到寶山，當面議珍珠燈之事。如二十八日我等不到寶山，勝英則為言而無信之小人。別無他敘，一言為定。年月日時。」

後寫了「遣下書人塞北觀音蕭銀龍，呈閱老寨主台覽。」

老寨主特念兩遍，念畢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便將書信向桌上一拍，大聲說道：「昨天識破藥酒一計，你們用藥酒灌死陰頭目，然後又將我的徒弟趙仁拿住，用匕首刀紮死，三十多名嘍卒逃回山中，言說是蕭銀龍辦的此事。昨日壞我大事，今日還敢來下帖！」老寨主向蕭銀龍問道：「你就是蕭銀龍嗎？」

蕭銀龍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寨主又問道：「你們十三省總鏢局有幾個蕭銀龍？」小俠客杏眼一轉，說道：「大清國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就是一個十三省總鏢局，鏢行之中只有一個蕭銀龍，並無二個。」老寨主大怒：「昨日彩棚之事，都是小娃娃你所做的嗎？」銀龍微然笑道：「不錯，正是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莫非吃了熊心豹膽？昨天我恨不得將你當時拿獲，給我們被害之人報仇雪恨！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今日你來下帖，不畏死乎？」蕭銀龍微然一笑道：「老寨主，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根本為源，你們下帖是聘請我們赴會，在山口外先有藥酒一計，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我們若中了詭計，喝了藥酒，豈不八十餘人全都喪命？幸被我們識破計策。不錯，是我將趙仁用刀紮死的。我們要是吃了藥酒，就是八十多條人命，雖然沒被害，猶如被害一樣，你們的毒心，絕對是想不到我們識破的。一命抵一命，還得八十四條命呢，我們只灌死一個嘍卒，剝了一個趙仁，沒將眾嘍卒俱都殺害，那是我們有好生之德，殺了趙仁是分所當然。」閔老寨主聞聽大怒，說道：「小娃娃敢當著天下英雄饒舌，我一句話將你剝成肉泥！你認母投胎！」小豪傑聞聽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前來下書，不是勝三大爺叫我來的，是我討著來的。來者不懼，懼者不來，現在來到你們山裡，渾身上下屬你們管，千刀萬剮隨你們便，要有半點懼怕，不是俠客的後人。」老寨主一聲吩咐：「大眾亮傢伙，將小娃娃亂刃分屍！」兵隨將草隨風，眾寨主一聽吩咐，百十餘位，齊甩大氅亮傢伙，要將銀龍亂刃分屍。銀龍冷笑兩聲，遂說道：「老寨主你看，我變顏色沒有？怕死我不來。但是老寨主你白活七十多歲，可惜老寨主這大年歲，不曉得兵書戰策，古聖軼事。」此時石朗哈哈一笑。石朗這一笑，老寨主面上有點掛不住，口中叫道：「娃娃，我怎不曉得兵書戰策，古聖軼事？你且道來。」銀龍答道：「你的寨主下書，我們鏢局款待來使，恭恭敬敬。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沒有將送殮的埋墳裡的，龍爭虎鬥，沒有斬來使的，你沒看過兵書戰策嗎？在下下名帖，遞回書，你要將我亂刃分屍。老寨主你聘請天下英雄，就為的是蕭銀龍嗎？明天我三大爺來了，你跟他較量啊，跟我一個蕭銀龍何苦來呢？一刀一刀的就幸蕭銀龍，蕭銀龍若哼一聲，不是俠義的後代。」老寨主心中說道：「此子好伶俐的口才！」閔土瓊遂一聲冷笑，計上眉梢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夫焉能殺你？不過試試你膽子如何耳。」銀龍心中說道：「我身在蕭金台，性命在你掌握之中，咱們是誰也別愚弄誰。」此時老寨主問道：「明日赴會你來否？」銀龍答道：「若不赴會，不是蕭門之後。」銀龍話雖如此對答，心中思索：明天我若來了，護庇我的有八十多位，他再想害我，是辦不到的，三位俠客與我諸葛伯父、歐陽伯父及孟金龍大哥、黃三哥等，全都能為高強，我來了你們不過看看我。老寨主說道：「德俊帶幾個人，將銀龍送出山去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寨主別派人相送，我不走。」老寨主問道：「你為何不走呢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你要殺我，必須係在明處。當著天下英雄，我雖被害，我亦瞑目於地下；你若暗中加害，我死得不明不白，我還不如正大光明死在天下英雄之前，也可以給眾英雄留作茶餘酒後的美談。況且為皇家的珍珠萬壽百寶燈，為我三大爺的官司，總算正大光明，我願死明處，不死暗處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藐視老夫了，我派人將你送出山寨，若有動你一點油皮的，我當時將他號令斬首。」銀龍聞聽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如此，謝謝老寨主。老寨主是人物，不能失信。」那石朗心中說道：「這孩子他是怕外面山環裡有人暗算於他，他用話擠兌老寨主一下子。此子太精明了。」

正在此時，銀龍忽聽背後鋼風的聲音，攙頭蓋頂而來，銀龍急忙用雙手一扶桌面，橫著向西一縱，就聽「咯噠」一刀，剝入桌面內三四寸去。你道，為何剝進去三四寸深呢？皆因此賊是躍起身形向下剝的。少爺一笑，口中叫道：「老寨主，真是令出如山！」閔土瓊一看大怒，說道：「冤家趙義好生大膽！老夫剛吩咐，誰要暗算銀龍，號令斬首。你敢當著老夫面前無禮。來呀，將趙義推出去，人頭拿來見我！」過來一對刀斧手，手忙腳亂，將趙義繩縛二背，就要向聚義廳下推去。有蓮花湖的老寨主韓殿魁，澎湖、巢湖的寨主等，上前勸道：「老寨主息怒，雖然令徒違背號令，乃是要給兄長報仇。父兄之仇不共戴天，老寨主看在我等面上，念師生之情，恕過趙寨主吧。」

列位，蕭銀龍是紙糊的燈籠心裡亮；他們大家給趙義划的計策刺我，老寨主要怪下來，他們大家再求情，人情面子重，一定殺不了趙義。少俠客思索至此，遂抱拳說道：「這位是趙仁的弟兄？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他與趙仁是同胞兄弟，他叫趙義。」

銀龍笑道：「那就奇怪了，與兄報仇，有何不可？看在我的面上，老寨主恕過趙義吧。」眾寨主求情，此時還未將趙義推下聚義廳呢，老寨主聞聽銀龍之言，遂說道：「將趙義推回來，撤去綁繩。」惡賊趙義遂謝過寨主不殺之恩。閔士瓊說道：「非是老夫不殺你，眾位寨主與你求情，蕭銀龍不究，他若究問，老夫非殺你不可。」惡賊趙義站在一旁，咬牙切齒，看著小俠客直喘大氣。蕭銀龍又抱腕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你令徒趙義有不服之色。當著天下英雄，我與趙義比賽比賽，他要將我一刀刺死，我死而無怨。在下也帶著兵刃呢，倘若傷了令徒呢？」語至此，復又說道：「我想起來啦，不比賽啦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話呢？為何又不比賽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並不是我反覆，我有點不上算，你的徒弟若將我刺了，那算完事；我若傷了你的徒弟，你若是一怒，就許將我刺了，給趙義抵命。」

閔士瓊聞聽此旨，不由得怒道：「你這就多說了，老夫絕不能無情無理，誰要殺了誰都認命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我還有話要對老寨主說明，我的藝業不精，倘若令徒將我結果了性命，我拜求老寨主，我用的兵刃是判官雙筆、亮銀叉，老寨主存一分陰德，派人將我雙筆、亮銀叉送到鏢局子。吾之家嚴與勝三伯父，看見兵刃暗器，如見人一般，我死後也感老寨主之恩德非淺。」閔士瓊聽罷，遂說道：「你如果受傷，老夫必將你的兵刃暗，一定給你送回，絕不失信。」石朗聞聽，暗暗一笑：老頭兒上了小孩的當啦，送兵刃的人還能活得了？」銀龍遂將大衣脫下，背後的小包裹打開，亮出雙筆，繡花囊帶好了三隻毒藥叉、六隻亮銀鏢，又將小包裹包好，背後一背。此時三個嘍卒按住桌子，趙義將刀用力拔出來，二人在聚義廳向前一塊兒一湊，趙義的鬼頭刀用十足的力量奔銀龍刺去，少爺雙筆一晃躲開，趙義攔腰又是一刀，少爺向旁一閃，又躲過去了，第三刀又向胸前刺去，銀龍只是招架，閃展騰挪，笑笑嘻嘻並不用力。天下英雄觀看，內中有人道：「小孩膽小不敢動手。」

你道，少爺會大鬧蓮花湖，韓秀是知道的，韓秀遂對那人說道：「這孩子的膽子比人都大。他哪是膽小？他為的是將趙寨主累乏了，他好上招。我若讓小冤家逃出蕭金台去，他必說蕭金台沒有高人，藐視綠林道。要出聚義廳，非東西角門走不可，別處走插翅難飛，我絕不叫小冤家逃出蕭金台聚義廳。一會兒他看趙義累了，他該緊上招啦。他在我蓮花湖大鬧好幾天，我是知道的。」韓秀遂暗暗吩咐水八寨、旱八寨的寨主，水八寨寨主把住東角門，旱八寨寨主把住西角門。十六家寨主遂將東、西角門把住。果然不出韓秀所料，蕭銀龍等到趙義刺了二十多刀，趙義的熱汗可就流下來啦，判官雙筆摘解撕擄，一招跟著一招，可就不放鬆了。眾人一看，好筆法，好身法，惡賊趙義衣襟濕透。此時少爺又且戰且退，老寨主心中納悶：「這孩子怎麼又且戰且退？」銀龍此時可是向東南退，杏子眼亂轉，一看東角門有人把守，小俠客認識，都是蓮花湖的人，心中說道：「韓秀你太惡啦，東西角門乃是出人的道路，被你全都把住啦。可惜你叫韓小帥，走馬觀碑，目視群羊，你絕人的道路啦。累代相傳，打仗沒有不給人家留走路的，若是兵臨城下，圍城的時候都閃出一門來，好叫守城的戰將與兵卒百姓逃命，如將四門俱都圍住，守城的戰將與兵卒等，必然拚命。」銀龍心中暗道：「韓秀，就因你，我非將姓趙的紮死不可，我逃不了還落個狗本，得便我還許走。」此時賊人趙義力盡聲嘶，挾肩帶背給了少爺一刀，少爺用左手的判官筆倒須鉤，將鬼頭刀拿住，向外一推，右手的筆向趙義肚臍下一挑，趙義腸肚皆出。

少爺又向外一縱，抬腿擦筆，冷笑道：「這就是令徒哇，這不是現世嗎？還要與我勝三大爺比賽。」閔士瓊大怒，眼看趙義腸肚皆冒，老寨主說道：「你紮死我徒弟，我並未說別的，你為何誇口，藐視我手下無人？來呀，大眾亮兵器拿他！」銀龍笑道：「下海必有擒龍力，我必有走法。」遂用八卦趕著童子功，一擰身上了東敵廳。天棚離著敵廳五六尺高，天棚是竹桿子搭的，少爺兩隻手捋住兩根竹桿，兩隻腳登住兩根竹桿子，天棚上的網都是黃豆粗的銅鐵絲。少爺一聲吶喊：「我打銅鐵網內鑽出去了！」六月間天氣暑熱，天棚的席可拉開啦，只露著銅鐵網。群賊聽少爺喊要鑽出去，莫不心中納悶，東角門的賊人遂舍了東角門，奔東敵廳天棚上觀看。小英雄一看，八個賊人離了東角門，小英雄兩條腿一踹桿子，兩手一鬆，使了一個燕子掠水式，離地四五尺高，一疊腰站起身形。群雄一怔，小小爺已出了東角門，回頭說道：「眾位，明天再見！」韓秀嗔道：「你們八位是幹什麼的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他說他能打網窟窿鑽出去，我們在東角門看不見，所以繞到西面觀看。」韓秀說道：「此子若不剪除，綠林道無類矣。」韓秀語畢，遂亮刀追趕。為什麼韓秀要追趕呢？皆因為銀龍大鬧蓮花湖，記恨在心。韓秀這一追，飛天鼠秦尤、柳玉春等，隨後也就趕下來了。但是銀龍明知道由山口走不了，銀龍出了東角門，不向南去奔山口，轉向東方躡房越脊而逃，縱過大牆，乃是陡壁山崖，樹木叢雜，少爺腿雖然快，無奈四寇後面緊緊追趕。韓秀叫道：「秦大哥，小冤家路逢絕地，蕭金山山口裡向東去是死路。」

韓秀又追出二里餘地，美英雄抬頭向東一看，吃驚非小。山道坡有一山澗，有一二百丈深，寬有八九丈，掉在山澗裡，必得摔成肉泥。縱遠誰也遠不過兩三丈，就是劍客也就是縱一丈七八遠，小英雄無奈何，順著山坡又往南去，南面橫山阻路，直上直下，學業高的也就是上去三五丈，少爺無可如何，又順南山坡向西去。韓秀心中說道：「向西去就是二道山口，有弓箭手，到在那裡亂箭齊發，向南去有橫山阻路，東去有深澗一條，北面有我韓秀追趕，看他向哪裡逃走？」張德壽大喊：「拿住小冤家不殺他，先挖他眼睛，後剝他十指，看他含糊不含糊！」

少爺聞聽，心中說道：「群賊真狠哪，父母的遺體，為什麼叫群賊玩笑？」思索至此，一提腰圍子，亮出匕首刀，自己說道：「路逢絕地，不得自由，不如自刎一死。」少爺匕首刀方橫於項上，就見陡壁山崖五六丈高處，一聲罵道：「王八羔子不要自刎，有吾在此！真不愧俠客兒子。」韓秀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我若被歐陽氏戲耍，我栽不起筋斗。」韓秀回頭就跑，秦尤抱頭鼠竄，柳玉春雅賽喪家之犬，惡賊張德壽嚇得尿流滿褲。歐陽大義士嚇退群賊，搭救塞北觀音蕭銀龍。銀龍說道：「你早幹什麼來著？」歐陽大義士道：「我看熱鬧來著。」銀龍又問道：「你打哪過來的？此處山澗三四丈寬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就打這忬兒裡過來的，我會飛。皆因你下帖來的時候，勝三爺愁眉不展，因此吾隨你下來，探探吉凶禍福。」說著話，遂向南走了有三五丈遠，西山坡上有幾棵龍爪樹，東山坡上也有龍爪樹，有一細繩，上拴一物，比鏢長點，山澗東面龍爪樹上，拴著絨繩，西面用鐵鏢釘在樹上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你揪著絨繩，一把一把拉著就過去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不行，那鐵鏢似要從樹上落下來，就將我摔死啦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我給你釘在樹裡，就落不下來啦。」蕭銀龍遂雙手拉絨繩而過，來到東坡，撒手絨繩，歐陽大義士一笑，說道：「小王八羔子，你還得學二十年。你看我。」踩絨繩而過，離東澗坡有五尺遠，腳一著勁，縱下絨繩，說道：「銀龍，你明白我怎麼能踩繩嗎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你皮馬褂兜風，故此能行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對啦，要沒有皮馬褂可不行，手裡得拿著桿子，或者是傘。」又叫道：「銀龍，你打這忬兒裡往東去，是南北大路，可以奔鏢局子而去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謝你活命之恩，叔父受我一拜。」

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不拜倒也罷了。」小俠客問道：「你絨繩上那宗物件叫作何物？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這是古人所傳，叫博浪錘，昔日張良曾用過這種兵刃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咱回鏢局子吧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還得過去，將博浪錘釘淺點，然後我再踩過來，抖絨繩取回博浪錘。吾有個外號，人稱盜公雞。你歐陽二叔，外號叫翡翠貓。我二人一毛不拔，不能丟東西。我過山澗還要辦點事，你回去你三大爺要問你，就提我掌燈時必回鏢局子。你回去吧，恐怕你勝三大爺放心不下。」蕭銀龍下了山坡，回鏢局子去了，歐陽爺踩繩過山澗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單言蕭銀龍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想起此事，又驚又喜，喜的是大鬧群英會，判官筆紮死趙義；驚的是四寇追趕，幾乎身逢絕地，歐陽叔父嚇退群賊，使我長了不少見識，才知道博浪錘。又思想道：「我怎麼沒聽說過博浪錘呢？我歐陽叔父真是高明之人。」心中思思想想，已經來到鏢局子切近。鏢局子外那片鬆林中，走出三五少年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等。三太說道：「兄弟你可回來了，我這一天就喝了點悶酒。」

銀龍將蕭金台之事，對大眾說了一遍。三太道：「你剛走工夫不大，歐陽叔父就出了鏢局子啦，也不知上哪去了。」小英雄眾人一同進了鏢局子，方走到大門道，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在大門道正談論銀龍下書之事呢，金頭虎一看銀龍，遂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冤魂不散，死去的銀龍回來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才是鬼呢。」銀龍又將蕭金台之事，又對楊香五與賈明細說一回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吹牛腿啦，我方打蕭金台回來，我拿杵杵死六個，閔士瓊直哀求我，我才回來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是作夢吧？」傻英

雄說道：「你真猜著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。」銀龍到了大客廳，一見大眾，俱都一怔，勝爺說道：「銀龍你可回來了。」蕭銀龍將群英會之事，對眾老者說了一遍，並將怎樣打東角門逃出，韓秀怎樣追趕，未敢走山口，路逢絕地，小姪男方要自刎，幸有歐陽叔父前去搭救，嚇退群賊，用博浪錐繫在樹內，我攀絨繩而過。英雄將栽筋斗露臉之事，一句不留，全都說將出來。勝爺問道：「你歐陽叔父呢？」

銀龍說道：「我歐陽叔父掌燈就回來。」聾啞仙師打了一個稽首，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，我給銀龍袖占一卦，銀龍逢凶化吉，必有人解救。銀龍走後，歐陽爺出鏢局子，我就知道是暗中保護銀龍去了。」掌燈之後，歐陽爺果然回來。吃完晚飯，大家早早安歇，已然分派大眾，四更天叫起。

第二日叫起之後，酒席擺好，四更半天吃完了早飯，仍然八十四位，大眾起身。八老並肩頭前引路，傻小子賈明帶著兩包點心，並帶著水口袋，皆因為傻小子出門餓怕啦。天至巳分時，走近蕭金台山口一片樹林，就聽大樹林中有人喊道：「唔呀，久候多時！」眾人抬頭觀看，就見歐陽二義士出了樹林，說道：「勝三爺暫停貴步，我點一點人數夠不夠。唔呀，小弟我第一撥請的華四爺這老王八羔怎麼沒有來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當面謝過，兄弟多有受累，聘請南七省賓朋。華清泉頭一撥就到了，五探飛蛇陣盜了一個假燈，華清泉進陣，始終沒露面，在他臨探陣時，大家攔阻他，他不聽，道兄所料，他盜不出燈來，無臉見眾朋友，他許回家去啦。」二義士又問道：「賈姓子怎麼不見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賈七爺在後邊呢。」蠻子點數目說道：「屠祭老王八羔子來啦。」後面賈明罵街：「漢奸老小子，給他個大嘴巴子！」金頭虎正在罵得高興，由後面一個大嘴巴子打來，賈明一看是歐陽德。說道：「咱是親師兄弟，你怎麼打我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罵我父親，為什麼不打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老少豆腐皮聚會，誰還惹得起呢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再要罵，必要管教你。」二義士又說道：「咱弟兄東面四位，西面四位，這樣才威武，別都站在一處。」二義士一到，共合九老八十五位，奔山口走去。

離山口不遠，就聽山口內鑼鼓齊鳴，只見山口裡面嘍卒寨主，一字長蛇的陣式，出了山口，來到山外，分為二龍出水的陣地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站立東西，每人一口雙手帶，精神百倍。勝爺大眾停住腳步觀看，忽聽山口內馬踏鑾鈴響，三匹座驥撞出：頭一匹艾葉青鬃豹，馬上老寨主閔士瓊，後面兩匹座驥，左邊紅沙獸閔德潤，右邊白龍駒玉面小如來閔德俊。馬後四十餘名，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。但並沒有外人，都是閔老寨主的高徒。師徒父子五十來位，要拚命沒有退後的。閔士瓊的馬離勝爺九老切近，在馬上欠身拱手，閔老寨主師徒父子一看東西兩邊這二位漢奸，一怔：「夏天穿皮襖拿離翎扇。」閔老寨主一扶馬鞍下了座驥，二位少爺見他父親下馬，他二人也趕緊下了座驥。就見閔士瓊對勝爺說道：「在下對老明公慚愧之甚，五方飛蛇樓掛的確是真燈，吾之道友妙手真人許道成，自逞奇才，掉換假燈，我實在不知，故此道友死於樓上，滾於樓下，自取滅亡，我細心訪察，才將真珠燈找回。又二十六日請明公赴會，在下預備好酒好菜，我小徒趙仁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傷你我二人之和氣。今朝見明公實在慚愧，但願老達官恕過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先前的事莫要重提，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？但願老寨主莫與勝英結仇。」閔士瓊說道：「哪裡話來，但求老明公勿要記恨在心。」勝爺與閔士瓊說說笑笑，夠奔山裡而來，勝爺背後八十餘人，魚貫而行。進了頭道山口，二百名削刀手站立兩旁，一點響聲沒有，真是肅靜之甚。大眾這一進頭道山口，勝爺八十五位老少英雄，好比大鵬金翅鳥打落在天羅網，內有毒計千條，不知勝三爺大眾生死存亡？列位，閔士瓊與勝三爺完全是假好假厚。大家來到二道山口，二百名弓箭手紉扣搭弦，排立兩邊，三道柵欄門，撓鉤手每人提著一根鉤鏟槍。進了三道柵欄門，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你鏢行的朋友來齊否？」勝爺回頭一看，遂說道：「業已來齊了。」

閔士瓊回頭向徒弟說道：「查點勝老達官來了多少人？」一家寨主答道：「共來八十五位。」閔士瓊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，進蕭金台易，出蕭金台難。」勝爺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既來之則安之。」進了聚義廳，勝爺一看，果然與蕭銀龍說的一點不差，天棚杆子上銅鐵網罩住，除去東西角門，插翅也難飛騰。聚義廳正北面，廊下當中擺著佛龕，這個佛龕就是五方飛蛇陣的佛龕，前文表過樣式，茲不再贅，裡邊有古佛，茶青綢子簾罩著。

佛龕前擺著香池子，長六尺餘，寬三尺餘，是青石作的，重有千餘斤。西廊下俱都是綠林道八大名山的英雄，有一百六七十位，蕭金台的英雄俱在西北。向南再有蓮花湖的萬丈翻波浪韓秀並那韓家四猛，寶刀將韓殿魁，及水八寨旱八寨的群雄。再向南一看，黑水湖的曹榮、曹子山，澎湖的寨主汪忠，巢湖的寨主李豹，林士佩在黑水湖、蓮花湖的人當中。再向南，蕭鳳台的袁龍、袁虎，再向南，蕭玉台的夏金輝、夏金標，再向後看，俱都是三五五嶽之綠林道。閔士瓊背後尚有四十餘人。再看東北角西敞廳外，有五六張桌，是台灣省的大帥石朗，三千歲曹士彪，台灣省的英雄俱都是武藝超群，內有差官數名，共合三四十位。閔士瓊道：「勝老明公的人，請在東廊下休息。」

勝爺唯唯稱是。勝爺一看台灣省這眾英雄，心中實為感念捉秦尤之德，勝爺緊行幾步，夠奔西敞廳外，來到大帥石朗面前，控背躬身，方要行禮，石朗一看暗道：「勝老達官這一禮，叫我難以為情。我本是閔士瓊寨主約來的，閔士瓊與王子張奇善最厚，我又奉張奇善王駕千歲之命前來的，但是我也並不幫打，我不過看看大清國的龍虎風雲會耳。」石朗思索至此，遂用大氅一遮臉，對著勝爺一搖頭，勝爺心中明白，遂躬著腰走到南廊下，抱腕當胸說道：「眾位多辛苦了。」大眾俱都還禮，齊聲說道：「老明公辛苦了。」閔士瓊遂又催促道：「勝老明公請東廊下落座吧。」東廊下靠北面有一張大桌子，預備的是首座，三面繡花圍桌；西敞廳內西北角也是一張大桌子，也是三面圍桌，上繡龍出水，鳳離窩，團花朵朵。勝爺等方才落座，閔士瓊站起身來，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你鏢行的人物，可以給我介紹介紹？」勝爺左右坐的是八老，再向東南是黃三大大眾等，勝爺遂答道：「多承抬愛，朋友沒多多的，我給你介紹幾位。」勝爺叫道：「孟二俠。」勝爺用手指著閔老寨主說道：「這是南七省的總瓢把子，姓閔名士瓊。」又指著孟鏗對閔士瓊說道：「此人姓孟名鏗，人稱九頭獅子孟鏗孟二俠。」又指蕭杰對閔士瓊也介紹了，閔士瓊說道：「久仰二位俠客大名，今日得會，實為三生之幸。」蕭杰、孟鏗也客氣了幾句，遂歸了座位。然後與諸葛道爺及弼昆長老又介紹了，閔士瓊說道：「二位當家的可稱得起世外高人。」彼此各施一禮。道爺說道：「出家人按理說不能出山問世，茲因勝施主所邀，實出於不得已耳。」語畢，僧、道二人歸了座位。勝爺又叫道：「屠大哥、李四弟請過來！」又與閔士瓊也引見一回，屠祭與李四爺也有幾句謙恭話。又與歐陽氏弟兄引見，閔士瓊一看，真透著新鮮，夏天穿皮襖。勝爺與歐陽弟兄介紹完畢，陸續給眾人俱都介紹了。閔士瓊說道：「小山真是有幸，得蒙眾位義士下顧。」歐陽二爺說道：「不敢不敢，鄙人號叫賊魔。」勝爺一聽不像話，對著歐陽二爺哼了一聲道：「二弟請一旁落座。」勝爺又對閔老寨主說道：「請老寨主落座吧。」二位又謙恭了一回，遂都落了座。有幾十名嘍卒在左右兩廊下伺候茶水，東西兩廊下俱有茶桶，如同水缸相似，早將釀茶沏好，嘍卒挨位都給滿了茶。

茶罷擱盞，端上千鮮果品，俱都是上品佳果，每桌上一把廣錫酒壺。此時鏢行八十五位英雄前，俱都滿上一杯，歐陽天佐、天佑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老寨主，我勝三哥分派吾二人招待親友。」說著話，一提皮襖底襟，取出象牙小勺，隨上的酒菜，蠻子必要用象牙勺攪合攪合，試試有毒物沒有，歐陽二位義士皆因為先有藥酒一計，故此小心留神。勝爺在東廊下打量閔士瓊，年過古稀，言談話語不俗，閔士瓊在西面觀看勝爺，雖然是武夫，文雅之甚，二位彼此俱都羨慕。二位喝著酒闊談一番，淨談的是歷朝古聖先賢，哪朝代龍虎相爭；哪朝代奸臣懸秤賣官，非親不用，非財不取。二位老者俱都是口似懸河。又談論些三墳五典、五帝三皇以及五霸七雄、楚漢相爭之事，由盤古氏直談到唐宋元明，直談到大清國更年改月一統華夷。閔士瓊問，勝爺答；勝爺問，閔士瓊答，二位一問一答，對答如流。